

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发生巨变

文学是一个时代记录者，也是最为喜闻乐见的传播者。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70年，从传播主体、传播范围、传播载体等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传播主体 由单一到社会化、国际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组建了对外传播的专业机构——中国外文局以及相关书、刊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单位。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方面，1951年创刊的《中国文学》杂志以译载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主，做出了开拓性贡献。1949年至1978年30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的编者、译者以及出版、发行都集中由这一专业机构承担。截至1966年，《中国文学》杂志社对外翻译出版的作品达1000种，外译文种达40种，开创了中国当代对外翻译事业的第一个高峰。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一些世界知名出版机构开始逐步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并通过与中国机构合作出版、版权购买、发行包销等形式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进一步加快社会化、国际化的步伐，其中一个显著变化是相关国家工程、计划的出台。如2005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的“经典中国计划”、

2013年的“丝路书香”工程、2013年“当代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推广计划”等，都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翻译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持板块。根据笔者对实施最早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研究，截至2012年，有222家海外出版机构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对外翻译资助。其中既有世界著名的跨国出版集团，也有世界一流的学术出版社。21世纪以来出现的《狼图腾》《解密》《三体》等蜚声世界的当代文学译作，都得益于这些国家翻译资助。

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70年，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传播主体从单一专业机构运作，发展到全社会积极参与、国内外出版机构多方实施的转变，一大批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翻译的汉学家、学者主动介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过程中。

传播范围 由边缘小众到主流化大众化

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长期处于小众化、边缘化的地位，这在新中国前30年对外翻译出版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海外收藏图书馆数量比较少，集中在由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购买的范围内。例如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作品馆藏数量大都没有超过300家。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文局

所属相关机构积极拓展与海外知名出版机构的合作，一些文学作品由海外知名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传播范围得到大大拓展。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一书英文版，1989年由知名的格罗夫出版社在纽约出版，全世界收藏图书馆526家。再如姜戎的《狼图腾》英文版由知名的企鹅出版社2008年在纽约出版，全世界收藏图书馆达到940家，是中国当代文学出版范围由边缘化、小众化到主流、大众化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作品。

在前30年里，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绝大多数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和海外华裔，自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开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普通读者中知名度日益提高，读者人群日益广泛，开始出现主流化、大众化特征。例如获得科幻小说雨果奖的《三体》第一部由美国托尔出版社2014出版英文版，全球收藏图书为1149家，创造了中国图书译者有史以来的最高馆藏纪录。其中公共图书馆为840家，这表明《三体》已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70年，传播范围从边缘、小众化到主流、大众化的发展转变，《三体》一个标志性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赢得了尊严。

传播载体 由图书到影视、网络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传播载体从1949年至21世纪的50多年时间里，主要以图书为主。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日渐增多，甚至形成了影像带动文学翻译出版的反向传播的模式，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步入一个以文本翻译和影视传播共同促进的新时期。例如电影《红高粱》1988年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后，企鹅集团所属的维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红高粱》英文版，全世界收藏图书馆为644家，有609篇专业研究文章，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获得欧美学术界研究最多的作品。

还有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国网络文学加入海外传播。中国网络文学的读者群从中国大陆延伸至东亚、东南亚的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甚至欧洲、北美、澳洲等地区，开始出现中国武侠、玄幻小说的英文版在线阅读平台。长期掘金中国文学市场的海外跨国出版集团，通过中介机构不断签约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网络写手。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70年，堪称是一部传播载体不断进化、变迁的演进史。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养生汇

进补前先搞清楚身体缺了啥

经常遇到一些中老年人问：“我老了，是不是该补补了？”一般我就会问他们：“您有什么慢性病吗？饮食、睡眠都正常吗？有什么不舒服吗？还是平时劳累？”

“都没有啊，退休在家也不累。”

“那您为什么要补呢？”

“因为年龄大了呀。”

可见，在很多人心中，“年龄大”与“需要补”画了等号。其实，“正气虚”才“需要补”。虚不虚与年龄的大小不一定相关。造成正气不足的原因无外乎是气血精微物质的生成减少或丢失过多两方面。

先天肾精不足、各种慢性疾病缠綿不愈、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下降、长期进食量不足或偏食等，都可能导致气血精微物质的生成减少而致虚。而大量出汗、过多地讲话(特别是大声讲话)耗气伤津，大量出血(如外伤、手术、胃出血等)、少量长期出血(如痔疮、月经过多等)耗血伤气，长期慢性腹泻、过度用脑、睡眠不足、气虚暗耗等，也都会造成气血精微物质丢失过多，或过度消耗以致虚。

丰富充足平衡的饮食就是最好的“补品”，如果营养全面又无过多消耗，一般不存在虚的因素。古往今来，从不进补而活到八九十岁的大有人在。一些生活条件优越、乱吃补品的人，反将原本平衡的机体破坏，以致疾病缠身。

所以，是否需要补、服哪些药，一定要咨询有经验的中医师，经诊察确定具体是气、血、阴、阳哪种物质不足，心、肝、脾、肺、肾哪脏之虚，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补，达到强身防病的目的。

摘自《健康报》

吃降压药后头疼怎么办

徐先生查出高血压好几年了，一直没怎么治。最近体检时发现血压已高达160/110毫米汞柱，医生警告必须吃降压药，这才买了药来吃。吃药后血压是下来了，但是总觉得头疼、头晕。这是怎么回事？

辽宁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郝文君对此解释，不少高血压病人平时血压很高，但没有任何症状，反倒血压降下来之后出现头痛、头晕等不适症状，类似的情况在生活中很常见。究其原因，病人长期血压增高，脑血管已经适应了较高的压力，如果在短期内迅速将血压降到较低的水平，病人会不适应，因大脑供血不足而出现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

因此，在初始降压治疗时，不能急于求成，应持续平稳降压，避免血压过大波动，尽量选择长效降压药物，在两周内逐渐把血压降至目标值。另外，有些降压药物具有扩张血管作用，可能会导致头痛等不适。建议患者在医生指导下减少降压药物剂量或者调整、更换降压药物种类，头晕、头痛等不适就会逐渐消失。

最后强调，因为吃药后出现头疼、头晕就不敢吃药甚至停药，这种做法肯定是不对的。摘自《现代保健报》

肝无夜餐不壮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同样道理，我们说“肝无夜餐不壮”，慢性肝病患者夜间加餐，真是益处多多。

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能量主要来源于三大营养物质，糖(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其中，葡萄糖是最主要的供能物质，供能占到机体消耗总能量的60%—70%。进食后暂时不用的葡萄糖转换成糖原储存在肝脏和骨骼肌中，待身体需要能量时再拿出来为机体提供能量。慢性肝脏疾病患者糖原合成和储存均减少，因此，饥饿的时间稍长一点，我们的身体就会增加脂肪和蛋白质的氧化分解来提供能量。

欧洲学者欧文教授研究发现，肝硬化患者饥饿一个夜晚引起的代谢异常，相当于正常人饥饿三天的改变，如果想想我们正常人饥饿三天的样子，就能理解肝病患者为什么一定要夜间加餐了。许多肝病患者容易消瘦、体重下降、白蛋白下降不易纠正、肝功能迟迟难以恢复正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脂肪和蛋白质都被氧化分解去参与供能了，严重时影响到肝细胞的再生及肝功能的恢复。如果肝病患者能够在夜间进行一次加餐，提供夜间所需要的能量，那么就会减少体内脂肪和蛋白质的氧化分解。因此，现在肝病患者夜间加餐(称为LES)，已经成为基本和常用的方法。夜间加餐的时间通常建议在睡前半小时至1小时内，如果晚上7点钟吃晚饭，9点半到10点半之间加餐比较合适。

摘自《北京青年报》

滴水藏海

不必应酬 方为知己

始终很佩服那些擅长交际应酬的人，总觉得那是一种天生的才华，那些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遇到什么样的人，好像都能应付自如、谈笑风生、礼数周到，有些人甚至还具备超凡的记忆力，任何一张脸、一个名字只要见过、听过，仿佛就可以记入档案，存取自如。

年轻的时候在电影公司上班，直属上司不但善交际而且酒量好。那时候最怕的工作任务，就是“晚上留下来，陪客人吃个饭”。和老朋友可以彻夜瞎说，上台演讲好像问题也不大的我，到了那样的场合，却始终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和态度去应对、交谈。而一旦心里有了这样的犹豫，言行举止就必然拘谨、尴尬。

加上酒量超差，一杯脸红，两杯过后马上睡意浓，老怕自己丑丑，于是无论敬酒或回敬都小心翼翼、畏缩退缩。记得有一次上司还曾经在一

大堆宾客前指着我说，你这家伙根本带不出场！所以那些类似的场合慢慢地就不找我了。没有交际、没有应酬自己觉得很轻松。

记得有个朋友，说人际交往上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关系，都必须要学习。

第一种，那是一种即使勉强也要凑合的场合，目的是广结善缘，或者为了自己(或亲戚、朋友)某些近程目标可以顺利完成。在这个层次上，人与人的关系较远，说不定“过眼即忘或用完即弃”，情感成分属于“略低”的一种交往。

第二种，人与人之间基本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熟悉度或关联性，是为了累积情分，“养兵千日，可能用在一朝”的积极性交往，情感成分属于“中档”。

第三种，往来的关系不是亲戚就是非常熟识的朋友，年节会相互送礼、致意的对象。不过，浓淡之间甚至还会凭双方“礼尚往来”的程度而有所改变。

文化中国

处暑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

“三伏已过，骄阳化为霖。”在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中，处暑的到来，意味着一年中炎热天气即将彻底过去，天气会越来越凉爽。由于与中元节时间接近，这个节气前后的民俗，多跟祭祖或迎秋有关。

秋天天气干燥，民间认为，此时适合吃百合、银耳等食物来滋阴润肺。而秋意渐浓之际，也是出游赏景的好时候。

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中的第14个节气，交节时间点在农历8月23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150°。处暑的到来，也意味着时间进入干支历申月的下半月。

关于这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提到：“七月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所以，处暑就表示一年中炎热的时候即将过去，暑气将在其到来后结束。此时，如果夜晚观北斗七星，会发现

弯弯的斗柄还是指向西南方向。不过，尽管处暑前后，早晚气温降低，已有比较浓的秋意，但白天仍然难免偶尔出现较高温度，比如人们常说的“秋老虎”。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每逢一场雨水降临，气温多半会有所降低；另外，随着季节流转，北半球受太阳照射的时间逐渐减少，白昼越来越短，黑夜越来越长。

由于时间跟中元节比较接近，处暑的民俗大多跟祭祖和迎秋有关，也融入了一些庆贺中元节的活动。此外，还有“放河灯”的习俗。处暑是渔业收获的好时候。民俗专家王娟介绍，沿海地区会在处暑时节举办“开渔节”，此时鱼虾贝类生长得比较成熟了，适合捕捞。天气变得凉爽后，人们也愿意出行观赏美景，因此民间流传着“出游迎秋”的习俗。

生活新知

细菌也会丢垃圾

几十年前，科学家就知道某些细菌会在内部形成球形的“小号”细胞，后者像气球一样，从细菌的一端钻出来，继而分离。这样的小细胞缺乏一些基本材料，因此并不能像正常细胞那样自行复制，也不能发挥功能。

这些小细胞的形成机理和它们的自然作用，多年来一直都是个谜。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最近首次证明，小细胞在细菌自我存活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发现大肠杆菌释放

的小细胞内包裹着已经受损的蛋白质，把它们作为“垃圾”排到细胞体外，实际上是细胞的一种生存机制。

为研究这种小细胞与大肠杆菌细胞健康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采用荧光标记物对蛋白质进行标记、跟踪，并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他们注意到受链霉素等抗生素的攻击后，大肠杆菌中受损的蛋白质被集中到端点附近，包装成小细胞，最后从大肠杆菌的一端分离出来。

摘自《新民晚报》

名流故事

陈清泉：“电动汽车之父”

“十年之后，街面上的汽车将有一半是电动汽车。”被誉为“电动汽车之父”的陈清泉院士(中国工程院)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的生活不仅没有放慢节奏，反而越来越快。在近期举办的广东院士大会上，陈清泉谈毕“如何创新”，回到住处后没做片刻休息，就开始密集地处理各种邮件，接受采访，到访汽车企业。

从电动汽车研究的艰难起步开始，到电动汽车漫长的缓慢前行，再到如今的飞速发展，与电动汽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陈清泉就是一部“活历史”。

从小“泡”在汽修车间

“忙了一辈子，都在忙这一件事。”陈清泉忆及幼年之事，能让他在电动车行业坚守一辈子的源头，正是那时。

上世纪30年代，陈清泉在印尼出生。父亲开了一家公交公司，包括出租汽车、中巴、小巴。陈清泉的童年几乎就是在汽车修理车间“泡”大的。

然而，这并不是美好的回忆。从小，他就看到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一面，“那些漂亮的汽车进了车间，打开外壳后里面又黑又脏，把整个维修车间弄得乌烟瘴气，臭烘烘的，维修工人的脸和手都是油膩膩的。”

到现在，他还能想起那种感觉：“在车间修理内燃机，总是要试一试，这时里面的废气排出来总是让人特别难以忍受。那时我就在想：可不可以不冒烟？”

正因为如此，陈清泉的好奇心被激发出来。不过，他最终走上研究电动汽车之路，说来也有些偶然。上世纪50年代初，他回到祖国，“一开始报考了清华大学，不过因几分之差，进入北京矿业学院系矿山机电系就读。”其中学习的课程就有“矿山电机车牵引”，就是用电动机驱动以蓄电池发电的矿井机车。矿井下的有轨电动车启发了陈清泉：“机车不一定需要内燃机驱动，也可以使用电动机驱动。”

那时，虽然电动汽车没有流行，但是城市无轨电车就是电力驱动的交通工具，陈清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参与了北京市无轨电车的技术革新。同时他被派往清华大学电机系进修研究生，继续深入学习电机学。他说：“现在是活明白了，当时自己有三个选择：一是走学术之路，在高校做研究。二是从事管理工作。三是做企业。”那会儿，身边的同学和朋友都纷纷转去做“热门行当”，陈清泉说自己“一根筋”地搞研究，原因很简单：“我被它迷住了，我就爱好这个。”他甚至“走火入魔”到做梦都梦见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对我来说就像是维持生命的食物”。

最早的电动汽车梦

1976年，正值中东石油危机，全球陷入经济危机，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了一股电动车研发的潮流。陈清泉一跃走在了潮流的最前端。

从1978年开始，陈清泉将自己对电动车的研究陆续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在文章中，他第一次系统提出电动汽车电机应用规律和原理。文章很快引起外界关注，陈清泉一下就出名了，“虽然这篇文章没有申

请专利，但现在各国的电动汽车的设计都要参考这篇文章，把电机应用到电动汽车的规律，就是我研究归纳出来的。”陈清泉甚至还促成国际电动车研究中心的成立，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电动车研发的国际合作中心。

搭建世界电动车协会架构

依托这一中心，陈清泉对电动车的研究突飞猛进：“特别是关于电动汽车的开发和测试。”

这些年来，陈清泉对自己的“电动汽车之路”感慨颇深。虽然电动汽车的发展一直是随着原油价格的变化而波动，但世界各国由于对能源结构和空气污染的关 注，对电动汽车的投入越来越大，于是，陈清泉建议成立世界电动车协会，他自己被推选为主席。

当时各国其实也有一些电动车会议，“但总体感觉比较混乱，每次开会都火药味十足。”他的构想是：成立这样一个协会，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为了避免一些矛盾和冲突，陈清泉制定了一些规则，例如电动车会议在美洲、欧洲、亚洲三大洲轮流召开。

不过那時候，欧洲和美国都有了电动车协会，亚洲还没有，于是陈清泉又建立了“亚太电动车协会”。整个世界的电动车协会架构，在陈清泉的努力下搭建起来。

成功背后一定遇到过挫折

为了让世界电动车协会的实力更强，陈清泉花了不少心思。上世纪90年代，日本作为汽车生产大国，自然不能缺席世界电动车协会。当时也有一些电动汽车组织邀请日本加入，不过都遭到拒绝。

这件棘手的事，对陈清泉来说是个关键的考验，他心里明白：“如果能促成，世界电动车协会的威信自然就树立起来了。”

“其实我是做了外交家的活儿。”陈清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入手，“为什么日本不愿意参加，最主要是担心技术外泄。”于是陈清泉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要垄断，而是更好地交流。”他以尊重的姿态来表现自己的诚意，站在对方的角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果你们不参加的话，会错失最新的行情，以后制定相关的标准就会被排除在外了。”最后终于大功告成，“当时我虽然年轻，但欧洲人、美国人都服我”。

不过，陈清泉说：“你看到一个人成功，其实你只看到他顺利一面，他背后一定遇到过挫折，这是客观规律。”作为学术出身的人，陈清泉笑道：“人生最大的考验是来自压力。”他说：“当你一个人在实验室里，试验失败了，得不出规律来，同时还有许多强大的对手在“赛跑”，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现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都是全球第一，在世界上发展最快。不过，目前在核心技术上还有差距，要实现创新驱动。陈清泉预测整个汽车革命要完成需要二三十年，今后的电动汽车是电池能源和氢燃料电池能源并存。小型短途车用电池，长距离重载重汽车用燃料电池，再加上电动汽车智能化、网络化，汽车革命近在眼前。

摘自《广州日报》

李苦禅与梨园

李苦禅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一代大家。除了画画，他还有一大爱好，那就是迷戏。他自幼习武，后来学戏、票戏，与戏曲名角和梨园耆宿交友颇深。他给众多梨园弟子教画，也为书画弟子说戏。像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这样的梨园名角兼书画者不在少数，但是能上台票戏的书画家并不是很多，可以说，20世纪的画坛诸家，能从“写意”的高度通观国画与京戏的，唯李苦禅一人。

李苦禅在童年时代就喜爱家乡山东高唐的庙会戏，在国立北平艺专求学期间又迷上了尚派武生始祖尚和玉先生的大武生戏。后来，他正式拜在尚和玉先生门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李苦禅在画画之余坚持练戏，常到前门的老寺庙与票友们排队，他模仿刘派的唱腔嗓子哑，引得不少路人驻足细听。

李苦禅与尚和王师友情深，为了练好《铁笼山》中姜维的戏，尚和玉把自己的上台行头借给李苦禅使用，还花钱雇了四个跑龙套的。因为这出戏的难度很大，几趟走下来颇耗体力，下手活演员像是浇了水一样；李苦禅身上、脸上的汗珠淌下后，都能拧出半盆子水来。

上世纪30年代，李苦禅受邀赴杭州国立艺专教授中国画，因此结识了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盖叫天以“活武松”名震江浙。他本名张英杰，而李苦禅的原名为李英杰，两位“英杰”相遇，颇有英雄相惜英雄识英雄。李苦禅经常登门讨教，两人相互切磋，渐成挚友。

李苦禅不仅学戏练功，早年还经常登台演出，有过为时不短的舞台生涯。上世纪20年代，李苦禅在革命

团体“左联”组织的义演活动中扮演过《霸王别姬》里的项羽；上世纪30年代杭州艺专的业余剧团上台演剧目《白水滩》，李苦禅又扮演了十一郎。此外，在《别宫》里扮演薛平贵时，李苦禅独自揣摩，杜撰出了一个上马的动作，博得满堂喝彩。196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时期，学校工会剧团上演《群英会》，62岁的李苦禅戏感不减，亲自扮演赵子龙登台亮相，虽然穿起厚底、扎上硬靠的老路数起颤动作对他已是勉强而为，但仍旧喝彩山响，可谓宝刀虽老、壮心不已。

与李苦禅交厚的梨园老友李洪春先生曾评价李苦禅的戏曲表演，说他在台上非常认真，一看一式处处到家，绝不潦草马虎，一看就知道是学过、练过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有准地方、有准谱，一板一眼有条不紊、中规中矩，是那个心思。所以李苦禅串戏时，很多梨园同行会来看。

正因为对传统书画与戏曲均拥有充足的实践，李苦禅对这两种艺术的领悟和见解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谈。他经常在国画教学中“以戏喻画，以戏讲画”，说中国画是写意的绘画，中国京剧也是写意的戏剧，二者在很多表现手法与美学规则上有相通之处。

晚年的李苦禅虽然演不了戏了，可是雅兴不减当年。他结识了萧长华、张君秋等一大批梨园前辈，以及曹禺、焦菊隐等影视圈著名的名家，还给众多梨园弟子教授绘画，这其中就包括著名京剧武生袁金凯、话剧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等人，他们都在书画方面或受教，或请益于李苦禅。

摘自《北京晚报》